热风

赵无极是否名不符实?

◆ 江因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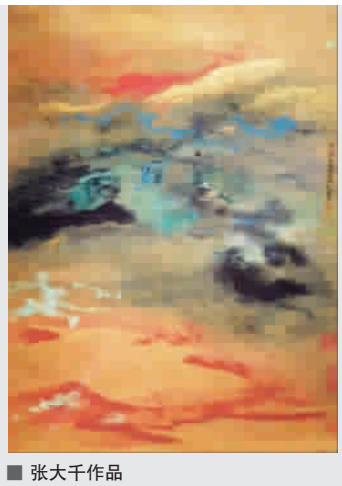
赵无极被人为捧得过高了。热捧者大多从赵无极作品价格来论证其艺术价值,而未见可信服的学术论证过程。

更普遍的误区是把赵无极的印象派山水当作抽象画来误读,从而将赵定位为“抽象大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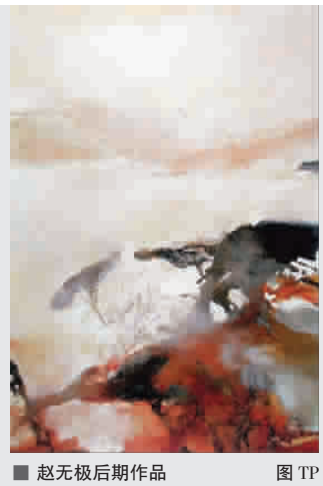
而赵无极的印象派山水似乎是“山寨”张大千的泼彩山水。

■ 保罗·克利作品

■ 赵无极早年作品



■ 张大千作品



■ 赵无极后期作品 图 TP

“乏味的克利”

自从1951年赵无极去瑞士见到克利的作品之后,整个上世纪50年代赵无极都在模仿克利。赵无极画中的线条、色彩、肌理、调子都是模仿自克利,只是用中国符号来换掉克利画中的符号,克利画中色彩斑驳的背景赵无极就模仿了一辈子。所以赵无极被艺术界认为是“二流的克利”,艺评家德刚对赵无极的评价就是“乏味的克利”。

克利几乎是欧美艺术界人人皆知的世界大师,赵无极的“乏味的克利”身份导致了赵无极在商业上的失败,有整整两年,代理赵无极作品的皮埃尔画廊没有卖出一张赵无极的画。

“山寨”张大千?

张大千1956年开创泼彩画法,张大千去法国与毕加索会晤期间,受西方印象派和抽象艺术的影响,融合了中国的泼墨创造了他的泼彩山水。

商业失败后的赵无极把模仿的目光从西方转向东方,上世纪60年代以后,赵无极就把张大千的泼彩山水画成油画,赵无极的油画开始有了张大千的东方面孔。但张大千的活动范围并没有在欧美。这信息不对称帮助了在欧美市场活动的赵无极。

赵无极上世纪60、70年代一直还挣扎在克利和张大千之间,1983年张大千逝世后,舒了一口气后,赵无极的作品就走向成熟了。

抽象? 还是印象?

张大千泼彩山水是水墨和色彩自由流动自然渗透形成的自然肌理,自然流畅而和谐。赵无极油画用人工描绘张大千泼彩山水中的自然肌理,人工刻意描绘出来的肌理就导致了赵无极画面的“脏乱差”。

赵无极类似是用油画来描绘雨花石中的天然色彩肌理,这正是印象派的概念。印象派用油画来描绘自然界的色彩和光影变化,赵无极应该属于印象派画家,只不过他画得朦胧一点,但和抽象艺术关系不大。

赵无极的朦胧山水比较接近莫奈的印象派风景,莫奈1872年创作了扬名于世的《日出·印象》。对于20世纪60年代的赵无极来说,起源于19世纪60年代的印象派已经过去几十年了。而20世纪60年代世界艺术主流是后现代艺术,20世纪60年代再画印象派已经失去了艺术价值。

国画画成油画

有个例子可以印证赵无极的画法属于印象派,赵无极上世纪80年代来中国开培训班的时候,有个学生叫欧洋,欧洋受赵无极用油画来画国画的影响,就用油画来临摹国画的写意荷花。赵无极把国画画成油画的这种画法就被叫做写意油画。

后来有个油画家周春芽,受赵无极影响很深,也是用油画来画国画,并把写意油画这个说法叫得很响。写意油画的叫法只是市场炒作的概念,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写意油画在学术上是站不住脚的。

在西方,写意油画就是19世纪60年代的印象派,过时100多年了,写意油画是偷换概念,以达到市场炒作目的。在中国,写意画在南宋梁楷时代就发展成熟了,梁楷的《李白行吟图》和《泼墨仙人图》就是写意画成熟时代的产物。对中国艺术来说,写意油画的说法落伍800年了。赵无极未来的学术定位估计与艺术关系不大。

欢迎来稿

异梦录

◆ 林明杰

由于这个版面从过去的不定期变为每周一期,害得我最近到处乞讨——稿子。但也因为这样,让我发现了一些非常好的作者。我在诱惑他们写稿的时候常说:“也欢迎你对我写的评论唱反调。”每听到这话,他们都眼睛一亮,“真的啊?那太好了!”声音也兴奋起来。可见以往我写的那些浅薄文章已经让他们忍无可忍了。

好了,我亲爱的读者们,你们以后可以看到更多精彩,而不必老是皱着眉头喝我这碗老火鸡肋例汤了。

很久以来,人们都在呼吁艺术批评,但效果有限。原因很多,譬如批评家和艺术家多为一个庙里的和尚;艺术评论小圈子化;艺术评论文风佶屈聱牙、装神弄鬼……

所以,不同观点的商榷和辩论更显可贵;有观点、有逻辑、“讲人话”的艺术评论文章更难能可贵。

《新民晚报》是一张为市民办的报纸,它的“艺术评论”版也是一个面对公众的平台,是关注、热爱、思考和探究艺术的人们各抒己见的平台。

说实话,我对我所编版面上的文章观点未必完全认同。但如果我们只选择和自己观点相同的文章,那和看我一个人唱独角戏又有什么不同呢?

本期“艺术评论”上,江因风先生的文章中说赵无极的画“脏乱差”,我个人未必以为然。但他这篇文章的一些观点或许有助于我们换一个角度去重新审视和思考,进而调整我们的判断,或更坚定原来的思想。恰好在微博上看到一位朋友发了张在中华艺术宫所见张大千泼彩山水的照片,他感慨地称之为“张无极”。不知道他看了因风先生的这篇文章,是不是会改称赵无极为“赵大千”?

艺术批评的目的不是批评,而是激励和完善我们的思考。

最后请允许我说几句“官话”:艺术盛世,百花齐放;艺术评论,百家争鸣。本版评论文章不代表报纸立场,也不代表编者观点(我亲爱的艺术家朋友们,以后这个版面上若有冒犯您的言论,并不代表我对您有意见)。 艺术观点面前人人平等。欢迎来稿,男女老少无欺。

“水龙头”怎么就成了国宝?

◆ 方翔

艺语中的

经历了2009年流拍风波后,备受关注的兔首和鼠首回家之路柳暗花明。然而,究竟如何看待圆明园兽首的文物价值,市场却出现了明显的分歧。近日,国家博物馆副馆长陈履生表示,圆明园十二生肖“水龙头”只是见证圆明园被外国列强掠夺、焚毁的历史见证,一上拍卖会就被称为“国宝”,欠妥。特别是把外国人做的“水龙头”称为“国宝”,更是欠妥。

从1985年以每尊1500美元在市场上进行交易之后,圆明园兽首的价格就如同乘上了“火箭”一般,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马首:其在上世纪80年代末的价格是25万美元,而到了2007年的成交价则达到了6910万港元。

“这十二个由意大利人郎世宁设计,二百余年历史的喷泉配件,可以代表中国文物?可以号称‘国宝’?”一位业内人士的话,无疑代表了目前业界的广泛观点。通过有关的资料查询,我们可以发现,将这些兽首称为“国宝”,最早是在2000年香港的拍卖会上,而正是从这次拍卖会开始,兽首的价格是一次比一次拍得高。对于许多人来说,面对着一次次出现的兽首,他们关注的并不是其真正的艺术价值,而是能够引起的市场效应。他们用市场价格取代了文物的基本价值,而历史价值是什么,从审美的角度来看,美在什么地方,没有人在乎。

以回归为背景,以国宝为噱头,以爱国为包装,这已经成为了近年来艺术品拍卖市场的一大特点。经过十多年的运作,买家和卖家都熟练掌握了一套中国文物的“专用流程”:先让物品在海外露面,给中国国内市场及潜在买家发信号,并以“国宝”的名义造势,获知充分的购买意向后,就可以入境或者直接在境外交易了。

对于越来越频繁的拍卖行炒作中国文物行为,我们应予以警醒;对于那些披着“抢救”外衣而炒作的商人,我们也应该认清他们的真实目的。真正希望国宝回归的藏家,是不会怀揣任何商业性目的的。当年,张伯驹将30载所收藏的8件精品捐献出来,成为故宫的永世藏品。政府为此奖励的20万元,被张伯驹婉言谢绝,而其捐献的《平复帖》和《游春图》,至今仍堪称国宝中的国宝。

国宝是什么?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心里的答案,但其记录历史、保存文化的特性是永远不会改变的。“黄金易得,国宝无二”。国宝传承和延续了一个民族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遗产,而这肯定不是靠拍卖市场“炒”出来的。

艺言艺语

双年展这个老情人

◆ 夏尚

周末下午,独自在淮海路光怪陆离的橱窗边上流连忘返时,忽然想和艺术约会,于是兴趣盎然地去看十年老情人上海双年展,今年的主题“重新发电”,期待着能和他再来点电。踮着细高跟鞋,仔仔细细地看完听完了所有的展品,却怅然若失,感觉老情人多了几分左手握右手的熟悉,少了几分惊鸿一瞥的激动。

双年展这个老情人曾是个时髦的小伙子。他总显得最流行、最时尚、最前沿似的。他也足够敏感,懂得与我这样的文艺女性寻求心灵共鸣。他也足够现实,知道普罗大众在生活中的期待。

但双年展一直都不太“好看”,不好看的原因是他太时髦而去审美化,把所有的当下时髦的都堆在身上的时候,就不帅了。不过像我倒是喜欢他有个性的风格,原谅了他的不帅,因为更欣赏他的内涵。当代艺术理论的奠基人丹托是个哲学家,他把艺术分为三类:一是以古典艺术为标准的自然美,二是以现代艺术为标准的形式美丽,三是以当代艺术为标准的第三领域的美,是指精神的美好、人的幸福感和愉悦感。如果这个小伙子足够有思想,我就可以忽略他的长相,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只感受心灵愉悦。

只是今年,这个小伙子对我讲的故事和10年前的都差不多,听上去有点索然无味。是我对老情人要求太高了么?

上海双年展竟然和我相识10多年了。10多年过去,就算是帅哥也不能仅凭耍耍酷就能让我心动了。

那个当年意气风发的帅哥,现在看上去有点迷茫,有点没落。我想约他去逛逛街,让他看看,在那些世界名牌的橱窗里,能看到每两周一次的更新。它们没有以艺术自居,它们只是商品,但更了解也更善于勾惹当下人们的心跳。它们像绅士那样尊重和体察我,以赏心悦目的方式展现自己的魅力,说着体己的话儿,顺带让我心甘情愿地掏出钱来。你不需要像它们那样察言观色对待我,但也别总是老一套玩深沉,姐姐我不是当年没见过世面的黄毛丫头了。